

春  
秋  
集  
傳

春秋卷第十四

張洽集傳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妾敬嬴之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

高郵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十八年之間書王有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書王以爲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

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  
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  
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道猶有可望而宣公之時竟  
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  
王以討之也

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是亦聞乎弑  
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  
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

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註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惡明也○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天子赤齊出也仲遂殺之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齋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

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爲賤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賤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

劉氏傳曷爲賤夫人夫人與有賤也婦人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賤何父母與有罪

也胡氏傳有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不賤絕以見惡夫

人與有賤焉則待賤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札如野有死麋能以札自防如草○胡氏傳凡

惡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以免矣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子齊病文公也以

婦姜至自齊責敬羸也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

兄弟出主君夫人授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

焉在衰經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  
人至特稱婦妾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  
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  
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

恃大國以免施掩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胡氏曰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賂絕而惡自見者也

晉放其大夫昏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胥臣之子

文公十二年與趙穿溫軍謀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

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胡氏傳宣公篡位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

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  
此請負芻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身無汝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  
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狄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  
曰會者所以絕齊侯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  
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始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

○胡氏傳宣公篡立



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  
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  
矣然則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  
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終始成就弑立之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  
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  
取不能保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

而失者皆諱○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  
田者所以著齊罪也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篡弑  
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利其爲惡而助之中國胥爲  
夷狄人類滅爲禽獸矣其禍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  
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氏爲梁極言利國者必至於  
篡奪而後厭食其得經書取田之遺意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弑以  
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  
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  
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  
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  
俱行自然之  
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胡氏通旨曰宣公弑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胡氏傳楚書爵而鄭稱

人者賤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  
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今乃附楚以壅病中國何義乎  
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自為侵暴非能聲宋  
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然傳稱師救陳宋而經不書  
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賈  
而書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齊師于葵林伐鄭

宋公羊  
作葵

左氏傳會于葵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

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注非林鄭地○胡氏傳列數  
諸侯而會晉趙盾者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  
體敵列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  
於君而不可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  
穀梁傳于蔡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  
美也

友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  
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釋例崇地關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護己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謀託於伐國以用其殺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胡氏傳宋人弑君而

晉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縣南○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  
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  
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  
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  
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  
楚以六卒質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  
師罪鄭以報其大夫責楚明此義  
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



氏傳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  
人爲是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  
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宣子當  
國其智宜憐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穿與盾之情見矣春  
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  
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

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傳初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于楚何避乎闕叔然力牀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能討遂至於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謹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

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公羊作穆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闕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

山而復大史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殺梁

傳史

狐曰子爲正卿入謀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走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

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

於盾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

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醜於君見弑不於其

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是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

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  
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  
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  
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  
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  
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  
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恭曰惟斬賈  
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恭欲進此直  
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微季書昆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  
知如史大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  
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石氏曰春秋以薄宥首惡而三傳皆以越穿為獄君此近儒所以信經而不信傳也夫春秋誅竟不誅事

則必討賊今宥之亡也以諫不聽而去其至竟也聞獄  
君而人又知穿之裁也而釋其罪使之逆公子于周豈  
非宥之意故春秋原情定罪無毫釐之差趙穿弑君盾  
不與聞而加之大惡聖人之法不如是之私也以此坊  
民後世之臣猶有身弑其君而歸罪於其下以逃天下  
之謗如司馬昭之誅成濟  
朱全忠之殺蔣玄暉者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  
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

數矣族人弑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于朝然則弑君者誰歟曰盾也若盾者蓋陰殺其君而陽逃其亦實行其謀而身受其名也春秋弑君多矣不必其身弑之他人弑之而已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弑賊書之弑隱公者翬也而桓公被弑君之罪弑子赤者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其親弑然後罪之則亂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之人常當其實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氏曰匡王也在位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帝牛一卜帝牲  
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官名養帝牲三年之度  
於稷者惟具是視視体無火而已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胡氏傳乃不郊者為牛之口傷  
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  
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去豈其時而



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寢廢有不  
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  
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  
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  
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費  
公穀無之字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戎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兵

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書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

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劉氏傳何言平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鄭義也莒人不肯

吾有不義焉伐晉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

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

求諸已而已矣

意林曰孔子稱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

之者惟已有道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薛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於是

謂子路子路不可謂能以言信人者矣推子路之心居鄰善之間安有不聽者哉○胡氏傳心不偏黨

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

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

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正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將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高

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邾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秦伯稻卒

共公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宋字子公

歸生字子家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貪大夫寵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渠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懼  
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常山劉氏曰公子宋首謀歸生從之歸生為國正卿歸

生不可則夷不得弑故歸生宜為首惡也

胡氏傳夫亂臣賊子欲動

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歸生特畏死  
而從公子宋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  
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又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  
元帥得兵權矣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  
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  
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  
顧以畜老懼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  
子宋而以弑君之罪罪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  
不至失身爲賊所制矣

○陸氏微旨曰子公殺君之  
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  
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  
明微蓋謂此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  
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  
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

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旣從楚又微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入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

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夷狄之橫爵之人之其意一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

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作叔姬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

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書其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

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曰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胡氏傳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  
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  
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  
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  
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

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越禮恣行  
而无忌則人慾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  
則以爲非常爲後戒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  
姬之來而不言乎高固之來則  
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謂爲其双双而俱  
至者與注云言其双行匹至有似禽獸

###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氏傳按傳稱陳及  
楚平荀林父伐陳而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

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  
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  
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  
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  
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  
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傳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  
効也先是公伐莒

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民氣靡應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蟴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謹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



盟者前定也。○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固結之耳。是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至公會晉卒，以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氏傳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官及郊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  
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  
國之心雩而不雨則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  
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也公不與  
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  
之辱故諱之也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爾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公不事盟主而比歲朝齊是其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廣臣子愛敬之心故觀其有所諱而不直之在己者亦可知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  
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  
母之喪徐行  
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遣代之  
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劉氏傳大夫以  
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也○劉氏傳大夫稱名仲者字也

其曰仲遂何譏也知也知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胡氏

傳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  
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  
其後尊禮權臣寵過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  
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仲遂殺惡及視據立宣

公而公深德之故越禮賜氏俾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泚禮也○公羊傳繹

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

東萊呂氏

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以萬舞爲千舞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耳

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

者何通可以已也

明其心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胡氏傳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是故廉陸益尊而臣節厲後世法豈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成季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凡四舉之禘于大廟去其姓氏秦人歸穆不稱夫人榮叔舍贈召伯會葬王不稱天是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後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泝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鄂

左氏傳楚爲無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傳言楚強吳越服從

○胡氏傳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



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強

諸夏大國唯有齊晉新有襄紘之禍內皆未安故楚遂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命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折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昂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

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胡氏曰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雷飯于牖下小飲

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廢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而不能爲備是檢其親也不亦薄乎故喪

○胡氏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

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若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之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拂天理逆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

葬著各證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  
理之不可誣者也

城平陽

杜氏註今泰山有平陽縣○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  
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  
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張洽集傳

宣公

**二十** 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二十**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二十** 我如京師

**二十**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

**二十** 胡氏傳以淺言之此事屬詞春秋教也當感首

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  
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

六十一  
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  
戰國周襄甚矣齊桓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  
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  
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  
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畏衆強而陵小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卒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劉氏曰根牟附

庸之國。寰宇記今爲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

謀齊陳

侯不會

前年與楚成故

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於黑壤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故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之罪見。

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此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見十一

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三年書侵罪之也次年鄭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蓋見其陵暴中華親以重兵臨鄭耳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

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泄治

泄字從公殺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治○襄陵許氏曰書殺泄治張陳亡之本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泄治大夫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泄治無罪而稱名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

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泄治諫死何獨無褒詞人之死生語默當其可而止爾泄治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傳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

足爲善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惡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蘇氏曰如齊奔喪非禮也○胡

氏傳春如齊朝夏復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微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泄治所為不憚斧鑕盡言於其君者正為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此萬世之大戒也書泄治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弑君於後以見泄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逆宋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所當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有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傳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考左氏傳則三師皆非微者而春秋人之何也曰陳  
夏氏之亂赴告踰月矣陳與鄭隣鄭雖背晉豈若夏  
氏之當討乎得諸侯有道大義著明斯服其心矣陳  
恒弑其君孔子請討魯非伯主齊非魯之與國也君  
臣三綱之大者弑逆之事人得致討况霸主專征而  
以宗諸侯攘夷狄爲己任乎當是時霸主之師不興



則已興師討罪不于陳而于鄭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哉晉主諸侯十年以來叛服二三紛紛不定非諸侯之罪也齊弑其君晉不治而失魯宋弑其君晉受賂而失鄭今陳又告亂矣聲罪而致伐捨大而責小卒使楚人奉詞以合諸侯于辰陵輟徵舒于栗門踰牟圍鄭荀林父救之大敗于邲圍宋九月晉不敢救舉中國之事擅於楚者十有餘年皆此役失幾會之所致也春秋人三國於伐鄭所以謹事幾明大義著晉人失伯之由中國不振之始立

法垂教宏且遠矣可不察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

報聘

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

○胡氏傳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

奔周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

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

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

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作蕝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

氏傳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

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以妾悅之可以免討也

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

乎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殿詞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諸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

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稱晉救鄭遂楚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按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梁作夷陵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無父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橫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窮  
兵于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注欒函狄地。左氏傳  
晉卻成子來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  
會于欒函衆狄服也。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  
同分類也書會戎會吳會狄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  
夷狄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四鄰之責  
也而齊會魯伐莒晉來成于狄不亦慎乎此直書而義

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伐莒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伯者之事

此反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于夏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

寧公羊作寧

左氏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主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裴駰曰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州○程氏傳人  
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陸氏微旨楚子之討平也故  
書曰人許其行義也○泰山孫氏曰與楚討者傷中國  
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胡氏曰無楚人殺陳夏微舒諸夏之罪自見矣○程氏  
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穀

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陸氏微旨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辭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呂氏曰稱楚人殺陳夏徵舒誅賊之詞且衆所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泰山孫氏曰上言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胡氏傳按左氏入陳殺夏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之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爲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敗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存云興滅其若是乎公孫寧儀行父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

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  
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  
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  
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  
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爲楚莊  
者宜奈何潛徵舒之宮封泄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  
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釋氏傳致亂之臣  
國所不容也故書

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氏傳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

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然矣故得書葬

###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二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胡  
氏傳按公羊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滅不言入書其重

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塗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馮陵中夏之罪乎執君之賊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馮陵上國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氏注邲鄭地。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士會曰

善會聞用師觀釁齋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

事不奸矣為教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藤

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車

之左者追

前茅慮無

茅明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隨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

備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族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先殺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韓謂桓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爲主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于郟

鄭地

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佗先穀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  
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  
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生民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

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

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

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

大編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後以二十五人爲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鄭  
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  
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毋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爲譖使趙括從而更之曰寡  
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成子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以致晉師

批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群帥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  
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  
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臯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奴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臯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

重輜重也遂

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

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

公羊傳莊王伐

鄭勝乎皇門放乎達路鄭伯向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君王沛然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行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上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俟晉寇

○劉氏

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旣不以救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旣退師與鄭平矣而又

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所以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  
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  
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哉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  
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樂書  
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偃陽之  
舉勾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一怒遂下偃陽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  
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  
不能令乃畏失屬士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

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敗績之罪特以林父  
主之春秋責師之意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  
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



目於晉井而極之若爲茅經吳井則已明日蕭潰。杜氏注蕭宋附庸國。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春秋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嗣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而得書于魯史蓋楚莊入陳鄭敗晉師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盜克

伐然欲皆得行焉矜其威力以恐中國遂以滅蒲赴於諸侯也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氏注清丘在濮陽縣東南衛地○左氏傳晉原穀宋華叔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歆也

程氏傳晉為楚敗諸

侯懼而同盟

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

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

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謀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靳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若夫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則所謂不待貶而惡見矣。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

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

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  
以救書者見陳未有罪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  
圖妄興師旅以怒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  
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衛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亦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帥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傳此殺有罪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兵者安危之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三敗者君之過也今林父新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不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詭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  
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  
子良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  
孟諸之役見文十年犀申舟  
之子以子見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空  
皇劔及於霽門之外車及於蒲脊之市秋九月楚子圍  
宋○胡氏傳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罪明見伐  
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終  
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而不謀必  
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爲常矣○王氏

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而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

而獻物於是其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其有容貌采章  
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賂則無及也今楚  
在宋君其圖之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  
天乎乃止○胡氏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起釁端而圍  
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據夷狄存先代  
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  
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賂不亦鄙乎若此類春秋不徒

書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主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焉爲貶平者在下也○胡氏傳禮臣不專大名今二卿自以情實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傳其稱曰謹之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攘夷狄之法近在門庭以爲寇災則不可縱而莫禦故徐戎並興伯禽征之獫狁侵錫宣王北伐然皆攘却斥逐使之懲艾潛遁而止亦不極其兵力

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徒以鄆舒爲政而殺晉侯之婦，又傷其君之臣，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肆疆暴以滅之，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

王子捷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

襄戴公之子

○穀梁傳：王札

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

解經不言殺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

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以王命殺謂言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

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

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

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魏張彝之變而生亂心

梁世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死惑乎周之死以令天下也

秋螽

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  
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  
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僉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  
三年又僉十有五年復僉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  
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貪虐之  
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

事觀乎政事以知災  
異是謂念用庶證

仲孫蔑會齊高固無婁

公羊作  
牟婁

杜氏注無婁祀邑○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  
而自會也無以正之禮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



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杜氏注公田之

沙什取其一今又獲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公羊傳初

者何始也稅畝者何獲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獲畝而稅也何譏乎始獲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禁小禁寡卓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春秋經傳數万指意死窮相頌而

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之不能使野无冠盜貧窮兼併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十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借其力而耕之即所謂什一而籍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項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項共爲一井故曰井田○

穀梁傳古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

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畝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

八家共居家各

二畝井竈葱韭盡取焉。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  
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盡則流亡國必危矣。故春秋謹  
之。

冬蟧生

杜氏注蟧螽。○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  
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於夏而蟧生於秋一歲而再  
爲災故謹志之耳。○胡氏傳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  
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亡無日矣

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子經者三宣公獨有一何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  
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蟃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  
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供給而不務本府庫竭倉廩匱  
水旱螽蟃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  
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務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

之屬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于主戊申以蔽冕命士會

將中軍且為大傅。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胡氏傳上將主兵其稱人貶

詞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

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

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殿前。○胡氏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通旨曰李延云世有大殿無室名榭○劉氏傳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胡氏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

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故易序咸恒爲下經首而又卦歸妹漸以盡其義詩首關雎而錄氓中谷有推諸詩以記其變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乎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者也。宣公弑君而立即位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程氏胡氏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注斷道晉地。穀梁傳同外楚也。左氏傳晉侯

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

笑于旁卻克厭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卻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欵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

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卷楚即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

子曰憂卒喜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予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多解也乃請老卻獻子爲政○程氏傳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祭官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

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秦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

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

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弒立肸惠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

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

也春秋之所貴故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公子爲  
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整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  
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大夫執國命取必於  
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違  
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

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執鄆子于鄆

左氏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范氏注于繒惡  
臣子不能距難。○胡氏傳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  
單車使者直造其屬帳虜其酋長則有之矣。中國則有  
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  
爲邾人殘賊而莫之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  
共戴天之世讎也。旣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

我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吳楚借号

稱○胡氏傳楚稱王降而稱子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

葬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徐若吳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何名為

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及頃公怒晉上卿而卻克當國決意伐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嚮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且是行也欲以晉人去三桓以張公室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  
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公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筮公殺並

作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  
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公還自晉書之也○公羊傳歸公使于並邊還自晉



至禮聞君薨家遣墀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

齊

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生魯竟外故不言出

○胡氏

傳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公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齊逐奔齊者畢成公君臣死君

而忘父亟逐之也穀梁子曰猶損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歸父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十五